

容齋隨筆卷五集總序



知贛州寺簿洪公^伋以書來曰

從祖文敏公由右史出守是邦今四十餘年

矣^伋何幸遠繼其後官閑無事取



文敏隨筆紀錄自一至四各十六卷五則絕

筆之書僅有十卷悉鋟木於郡齋用以是邦

人焉想像抵掌風流宛然如在公其為我識

之僕頃備數憲幕留贛二年至之日

文敏去才旬月不及識也而經行之地筆墨

飛動人誦其書家有其像平易近民之政悉能言之有訴不平者如訴之於其父而謁其所欲者如謁之於其母後十五年

文敏為翰苑出鎮淞東僕適後至濫吹朝列

相隔又旬月竟不及識而與其子太社揖其

孫叅軍偃相從甚久得其文愈多而所謂隨

筆者僅見一二今所有大半出於淞東歸休

之後宜其不盡見也可以稽典故可以廣聞

見可以證訛謬可以膏筆端實為儒生進學

之地何止慰顛人去後之思僕又嘗風陳日華盡得夷堅十志與支志三志及四志之二共三百二十卷就摘其間詩詞雜著藥餌符呪之屬以類相從編刻于湖陰之計臺疏為十卷覽者便之僕因此搜索志中欲取其不涉神恠近於人事資覽戒而佐辯博非夷堅所宜收者別為一書亦可得十卷俟其成也規以附刻于章貢可乎寺簿方以課最就持憲節威行谿洞折其萌芽民實陰受其賜願

少留於此它日有餘力則經紀

文敏之家子孫未振家集大全恐馴致散失
再為收拾實難今盤洲小隱二集士夫珍藏
墨本已久獨野處未焉寺簿推廣隨筆之用
心願有以亟圖之可也嘉定壬申仲冬初吉
寶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
萬壽宮臨川何異謹序

容齋隨筆目錄

第一卷

二十九則

歐率更帖

羅處士誌

唐平蠻碑

半擇迦

六十四種惡口

八月端午

贊公少公

郭璞葬地

黃魯直詩

禹治水

敕勒歌

淺妄書

五臣注文選

文煩簡有當

地險

史記世次

解釋經旨

坤動也剛

樂天侍兒

白公詠史

十年為一秩

裴晉公禊事

司字作入聲

樂天新居詩

黃紙除書

白用杜句

唐人重服章

詩讖不然

青龍寺詩

第二卷 二十四則

唐重牡丹

長歌之哀

常蘇州

古行宮詩

隔是

張良無後

周亞夫

漢輕族人

漏泄禁中語

田叔

孟舒魏尚

秦用他國人

曹叅趙括

信近於義

剛毅近仁

忠恕違道

求為可知

里仁

漢采衆議

漢母后

田千秋郵憚

戾太子

灌夫任安

单于朝漢

第三卷 二十一則

進士試題

儒人論佛書

和歸去來

四海一也

李太白

太白雪謔

冉有問衛君

商頌

俗語有所本

鄱陽學

國忌休務

漢昭順二帝

三女后之賢

賢父兄弟

蔡君謨帖

親王與從官往還

三傳記事

張嘉正

張九齡作牛公碑

唐人告命

典章輕廢

第四卷 二十三則

張浮休書

温公客位榜

李頎詩

詩中用茱萸字

鬼宿度河

府名軍額

馬融皇甫規

孟蜀避唐諱

翰苑親近

寧馨阿堵

鳳毛

牛米

石鼓歌過實

送孟東野序

噴嚏

野史不可信

謗書

王文正公

晉文公

南夷服諸葛

二疏贊

李宓伐南詔

浮梁陶器

第五卷

二十五則

漢唐八相

六卦有坎

晉之亡與秦隋異

上官桀

金日碑

漢宣帝忌昌邑王

平津侯

韓信周瑜

漢武賞功明白

周召房杜

三代書同文

周世中國地

李後主梁武帝

詩什

易舉正

其惟聖人乎

易說卦

元二之災

聖人汙

廿卉字

字省文

負劍辟珥

國初人至誠

史館玉牒所

稗沙門

第六卷 十九則

建武中元

帶職人轉官

上下四方

魏相蕭望之

姓氏不可考

畏無難

綠竹青青

孔子欲討齊

韓退之

誕節受賀

左氏書事

狐突言詞有味

宣髮

邾文公楚昭王

杜宗

唐書世系表

魯昭公

州縣失故名

嚴州當為莊

第七卷 十八則

孟子書百里奚

韓柳為文之旨

李習之論文

魏鄭公諫語

虞世南

七發

將軍官稱

北道主人

洛中時江八賢

王導小名

漢書用字

姜嫄簡狄

羌慶同音

佐命元臣

名世英宰

檀弓誤字

薛能詩

漢晉太常

第八卷 十五則

諸葛公

沐浴佩玉

談叢失實

石磬

陶淵明

東晉將相

賞魚袋

浯溪留題

皇甫湜詩

人物以義為名

人君壽考

韓文公佚事

論韓公文

治生從宦

真宗末年

第九卷 二十八則

霍光賞功

尺捶取半

漢文失材

陳軫之說踈

顏率兒童之見

皇甫湜正閩論

簡師之賢

老人推恩

唐三傑

忠義出天資

劉歆不孝

漢法惡誕謾

漢官名

五胡亂華

石宣為孳

三公改它官

帶職致仕

朋友之義

高科得人

辛慶忌

楚懷王

范增非人傑

翰苑故事

唐揚州之盛

張祐詩

古人無忌諱

宰我不詐

李益盧綸詩

第十卷 二十則

楊彪陳羣

素盜温嶠

日飲亡何

爰盜小人

唐書判

古彝器

玉藥杜鵑

禮寺失職

徐凝詩

梅花橫參

致仕之失

南班宗室

省郎稱謂

水衡都尉二事

程嬰杵臼

戰國自取亡

臨敵易將

司空表聖詩

漢丞相

冊禮不講

第十一卷 十六則

將帥貪功

漢二帝治盜

漢唐封禪

漢封禪記

楊虞卿

屯蒙二卦

漢誹謗法

誼向觸諱

小貞大貞

唐詩戲語

何進高叡

南鄉掾史

漢景帝忍殺

燕昭漢光武之明

周南召南

易中文

第十二卷 十八則

利涉大川

光武弃馮衍

恭顯議蕭望之

鼂錯張湯

逸詩書

刑罰四卦

巽為魚

三省長官

王珪李靖

虎夔藩

曹操用人

漢士擇所從

劉公榮

元豐官制

耳餘素劉

周末存國

曹操殺脩

古人重國體

第十三卷 十八則

諫說之難

韓馥劉璋

蕭房之人

俞似詩

吳激小詞

君子為國

允為羊

晏子楊雄

一以貫之

裴潛陸侯

拔亡為存

孫吳四英將

東坡羅浮詩

魏明帝容諫

漢世謀於衆

國朝會要

孫臏滅竈

蟲鳥之智

第十四卷 十七則

張文潛論詩

漢祖三詐

有心避禍

蹇解之險

士之處世

張全義治洛

博古圖

士大夫論利害

舒元興文

絕唱不可和

贈典輕重

揚之水

李陵詩

大曲伊涼

元次山元子

次山謝表

光武仁君

第十五卷 十九則

張文潛哦蘇杜詩

任安田仁

杜延年杜欽

范曄作史

唐詩人名不顯者

蘇子由詩

呼君為尔汝

世事不可料

蔡君謨帖語

孔氏野史

有若

張天覺為人

為文論事

連昌宮詞

二士共談

張子韶祭文

京師老吏

曹操唐莊宗

雲中守魏尚

第十六卷

文章小伎

三長月

兄弟直西垣

續樹萱錄

館職名存

南宮适

吳王殿

王衛尉

前代為監

治盜法不同

和詩當和意

稷有天下

一世人材

王逢原

吏文可笑

靖康時事

并韶

識緯之學

真假皆妄

容齋隨筆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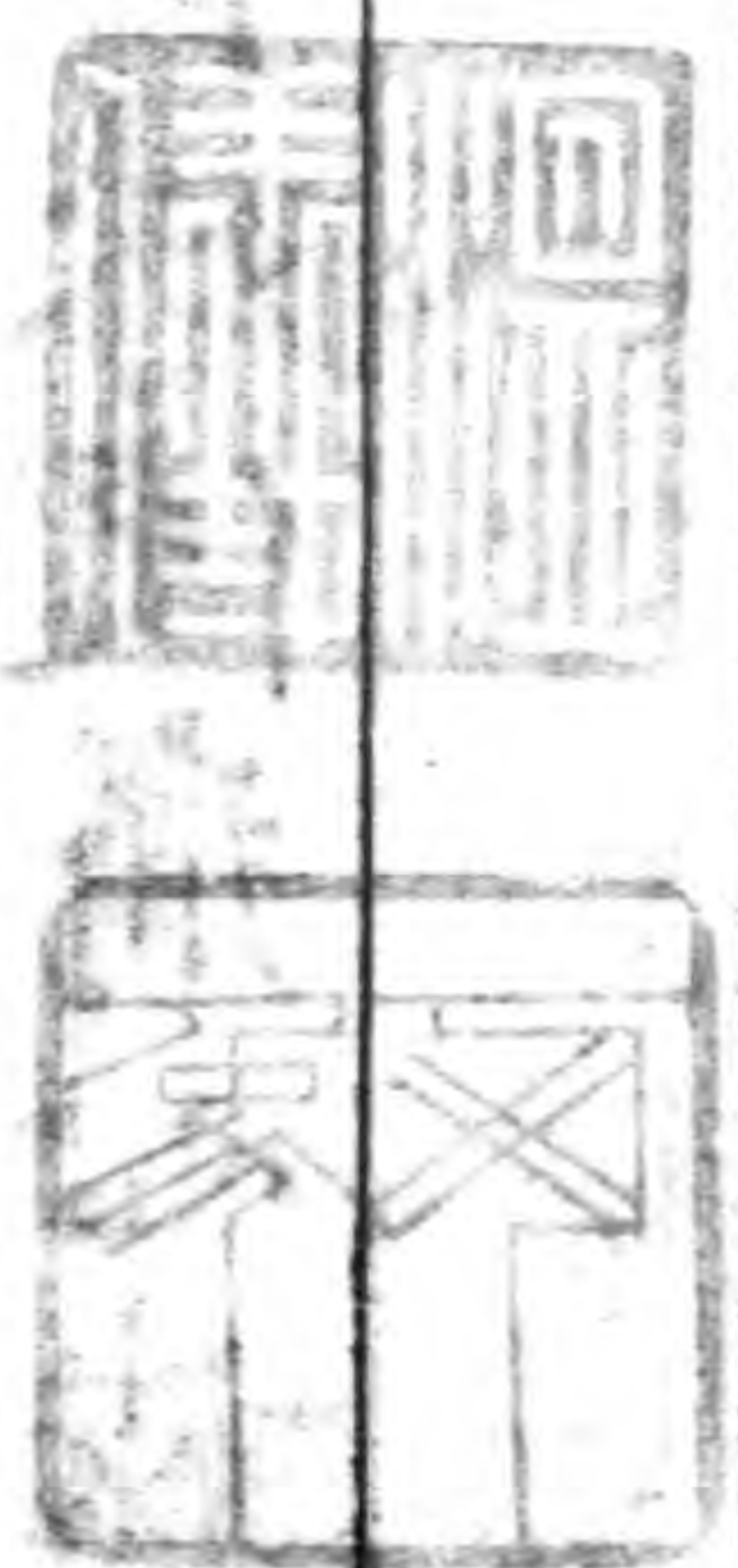


容齋隨筆卷第一 二十九則

予老去習懶讀書不多意之所
之隨即紀錄因其後先無復詮
次故目之曰隨筆淳熙庚子鄱

陽洪邁景廬

歐率更帖



臨川石刻雜法帖一卷載歐陽率更一帖云
年二十餘至鄱陽地沃土平飲食豐賤衆士
往往湊聚每日賞華恣口所須其二張才華

議論一特俊傑殷薛二侯故不可言戴君國
士出言便是月旦蕭中郎頗縱放誕亦有雅
致彭君擄藻持有自然至如閣山神詩先輩
亦不能加此數子遂無一在殊使痛心茲蓋
吾鄉故實也

羅處士誌

襄陽有隋處士羅君墓誌曰君諱靖字禮襄
陽廣昌人高祖長卿齊饒州刺史曾祖弘智
梁殿中將軍祖養父靖學優不仕有名當代

碑字畫勁楷類褚河南然父子皆名靖為不
可曉拓拔魏安同父名屈同之長子亦名屈
祖孫同名胡人無足言者但羅君不應爾也

唐平蠻碑

成都有唐平南蠻碑開元十九年劔南節度
副大使張敬忠所立時南蠻大酋長染浪州
刺史楊盛顛為邊患明皇遣內常侍高守信
為南道招慰處置使以討之拔其九城此事
新舊唐書及野史皆不載肅宗以魚朝恩為

觀軍容處置使憲宗用吐突承璀為招討使
議者譏其以中人主兵柄不知明皇用守信
蓋有以啓之也裴光庭蕭嵩時為相無足責
者楊氏苗裔至今猶連晟字云

半擇迦

大般若經云梵言扇搯半擇迦唐言黃門其
類有五一曰半擇迦總名也有男根用而不
生子二曰伊利沙半擇迦此云妬謂他行欲
即發不見即無亦具男根而不生子三曰扇

搯半擇迦謂本來男根不滿亦不能生子四
曰博义半擇迦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五
曰留拏半擇迦此云割謂被割刑者此五種
黃門名為人中惡趣受身處搯音丑皆反

六十四種惡口

大集經載六十四種惡口之業曰簾語軟語
非時語妄語漏語大語高語輕語破語不了
語散語低語仰語錯語惡語畏語吃語諍語
調語誑語惱語怯語邪語罪語啞語入語燒

語地語獄語虛語慢語不愛語說罪咎語失
語別離語利害語兩舌語無義語無護語喜
語狂語殺語害語繫語閑語縛語打語歌語
非法語自讚歎語說他過語說三寶語

八月端午

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以其日為千秋節張
說上大衍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
午赤光照室之夜獻之唐類表有宋璟請以
八月五日為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

午然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

贊公少公

唐人呼縣令為明府丞為贊府尉為少府李
太白集有饒陽曲王贊公賈少公石艾尹少
公序蓋陽曲丞尉石艾尉也贊公少公之語
益奇

郭璞葬地

世說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
步時人以為近水景純曰將當為陸今沙漲

至墓數十里皆為桑田此說蓋以郭為先知也世傳錦囊葬經為郭所著行山下宅兆者印為元龜然郭能知水之為陸獨不能卜吉以免其非命乎厠上銜刀之見淺矣

黃魯直詩

徐陵鴛鴦賦云山雞映水那相得孤鸞照鏡不成雙天下真成長會合無端比翼兩鴛鴦黃魯直題畫睡鴨曰山雞照影空自愛孤鸞舞鏡不作雙天下真成長會合兩鳧相倚睡

秋江全用徐語點化之末句尤精工又有黔南十絕盡取白樂天語其七篇全用之其三篇頗有改易處樂天寄行簡詩凡八韻後四韻云相去六千里地絕天邈然十書九不達何以開憂顏渴人多夢飲飢人多夢食春來夢何處合眼到東川魯直剪為兩首其一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顏其二云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在鄉社樂天歲晚詩七韻首句

云霜降水返壑風落木歸山
井、歲將晏物皆復本源
魯直改後兩句七字作井、歲華晚昆蟲皆閉關

禹治水

禹貢叙治水以兗青徐揚荆豫梁雍為次攷地理言之豫居九州中與兗徐接境何為自徐之揚顧以豫為後乎蓋禹順五行而治之耳兗為帝都既在所先而地居北方實於五行為水水生木木東方也故次之以兗青

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以揚荆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終於梁雍所謂彛倫攸叙者此也與鯀之汨陳五行相去遠矣此說予得之魏幾道

敕勒歌

魯直題陽關詩云想得陽關更西路北風低草見牛羊又集中有書常深道諸帖云斛律明月胡兒也不以文章顯老胡以重兵困敕勒川召明月作歌以排悶倉卒之間語奇

壯如此蓋率意道事實耳予按古樂府有敕
勒歌以為齊高歡攻周玉璧而敗恚憤疾發
使斛律金唱敕勒歡自和之其歌本鮮卑語
詞曰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罩四野天
蒼野茫茫風吹草底見牛羊魯直所題及
詩中所用蓋此也但以誤斛律金為明月明
月名光金之子也歡敗於玉璧亦非困於敕
勒川

淺妄書

俗間所傳淺妄之書如所謂雲仙散錄老杜
事實開元天寶遺事之屬皆絕可笑然士大
夫或信之至以老杜事實為東坡所作者今
蜀本刻杜集遂以入注孔傳續六帖采摭唐
事殊有工而悉載雲仙錄中事自穢其書開
天遺事託云王仁裕所著仁裕五代時人雖
文章之氣骨恐不至此姑析其數端以為笑
其一云姚元崇開元初作翰林學士有步輦
之名按元崇自武后時已為宰相及開元初

三八輔矣其二云郭元振少時美風姿宰相
張嘉貞欲納為壻遂牽紅絲線得第三女果
隨夫貴達按元振為睿宗宰相明皇初年即
貶死後十年嘉貞方作相其三云楊國忠盛
時朝之文武爭附之以求富貴惟張九齡未
嘗及門按九齡去相位十年國忠方得官耳
其四云張九齡覽蘇頲文卷謂為文陣之雄
師按頲為相時九齡元未達也此皆顯可
言者固鄙淺不足攻然頗能疑誤後生也惟

張彖指楊國忠為冰山事資治通鑑亦取之
不知別有何据近歲興化軍學刊遺事南劍
州學刊散錄皆可毀

五臣注文選

東坡詆五臣注文選以為荒陋予觀選中謝
玄暉和王融詩云陆危賴宗衮微管寄明牧
正謂謝安謝玄安石於玄暉為遠祖以其為
相故曰宗衮而李周翰注云宗衮謂王導導
與融同宗言晉國臨危賴王導而破符堅牧

謂謝玄亦同破堅者夫以宗袞為王道固可笑然猶以和王融之故微為有說至以導為與謝玄同破苻堅乃是全不知有史策而狂妄注書所謂小兒強解事也唯李善注得之

文煩簡有當

歐陽公進新唐書表曰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夫文貴於達而已繁與省各有當也史記衛青傳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

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為戎奴為從平侯前漢書但云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為涉軹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比於史記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記為朴贍可喜

地險

古今言地險者以謂函秦宅關河之勝齊負海岱趙魏據大河晉表裏河山蜀有劔門瞿

唐之阻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吳長江萬里兼五湖之固皆足以立國唯宋衛之郊四通五達無一險可恃然東漢之末袁紹跨有青冀幽并四州韓遂馬騰輩分據關中劉璋擅蜀劉表居荊州呂布盜徐表術包南陽壽春孫策取江東天下形勝盡矣曹操晚得兗州倔强其間終之夷羣雄覆漢祚議者尚以為操挾天子以自重故能成功而唐僖昭之時方鎮擅地王氏有趙百年羅洪信在

魏劉仁恭在燕李克用在河東王重榮在蒲朱宣朱瑾在兗鄆時溥在徐王敬武在淄青楊行密在淮南王建在蜀天子都長安鳳翔邠華三鎮鼎立為梗李茂正韓建皆嘗劫遷乘輿而朱溫區區以汴宋亳潁截然中立及其得志乃與操等以在德不在險為言則操溫之德又可見矣

史記世次

史記所紀帝王世次最為不可考信且以稷

契論之二人皆帝嚳子同仕於唐虞契之後
為商自契至成湯凡十三世歷五百餘年稷
之後為周自稷至武王凡十五世歷千一百
餘年王季蓋與湯為兄弟而世之相去六百
年既已可疑則周之先十五世須每世皆在
位七八十年又皆暮年所生嗣君乃合此數
則其所享壽皆當過百歲乃可其為湯誕不
稽無足疑者國語所載太子晉之言曰自后稷
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皆不然

也

解釋經旨

解釋經旨貴於簡明惟孟子獨然其稱公劉
之詩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
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而釋之之
詞但云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也然後
可以爰方啓行其稱烝民之詩天生烝民有
物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德而引孔子之語
以釋之但曰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彛也故

好是懿德用兩故字一必字一也字而四句之義昭然彼訓曰若稽古三萬言真可覆醬甌也

坤動也剛

坤卦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王弼云動之方正不為邪也程伊川云坤道至柔而其動則剛動剛故應乾不違張橫渠云柔亦有剛靜亦有動但舉一体則有屈伸動靜終始又云積大勢成而然東坡云夫物非剛者能剛

惟柔者能剛爾畜而不發及其極也發之必決張葆光但以訓六二之直陳了翁云至柔至靜坤之至也剛者道之動方者靜之得柔剛靜動坤元之道之德也郭雍云坤雖以柔靜為主苟無方剛之德不足以含洪光大諸家之說率不外此予頃見臨安退居庵僧曇瑩云動者謂爻之變也坤不動則已動則陽剛見焉在初為復在二為師在三為謙自是以往皆剛也其說最為分明有理

樂天侍兒

世言白樂天侍兒唯小蠻樊素二人予讀集中小庭亦有月一篇云菱角執笙簧谷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自注曰菱谷紫紅皆小減獲名若然則紅紫二綃亦女奴也

白公詠史

東坡志林云白樂天嘗為王涯所謫貶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

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不知者以樂天為幸之樂天豈幸人之禍者哉蓋悲之也予讀白集有詠史一篇注云九年十一月作其詞曰秦磨利刃斬李斯齊燒沸鼎亨郿其可憐黃綺入商洛閑臥白雲歌紫芝彼為薤醢机上盡此作鸞鳳天外飛去者逍遙來者死乃知禍福非天為正為甘露事而作其悲之之意可見矣

十年為一秩

白公詩云已開第七秩飽食仍安眠又云年
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是時年六十二元日
詩也又一篇云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注
曰時俗謂七十以上為開第八秩蓋以十年
為一秩云司馬溫公作慶文潞公八十會致
語云歲曆行開九帙新亦用此也

裴晉公禊事

唐開成二年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價將禊
於洛濱前一日啓留守裴令公公明日召太

子少傅白居易太子賓客蕭籍李仍叔劉禹
錫中書舍人鄭居中等十五人合宴于舟中
自晨及暮前水嬉而後妓樂左筆硯而右壺
觴望之若仙觀者如堵裴公首賦一章四坐
繼和樂天為十二韻以獻見於集中令人賦
上已鮮有用其事予按裴公傳是年起節度
度河東三年以病丐還東都文宗上巳宴羣
臣曲江度不赴帝賜以詩使者及門而度薨
與前事相去正一年然樂天又有一篇題云

奉和裴令公三月上巳日游太原龍泉憶去
歲禊洛之作是開成三年詩則度以四年三
月始薨新史以為三年誤也宰相表却載其
三年十二月為中書令四年三月薨而帝紀
全失書獨舊史記傳為是

司字作入聲

白樂天詩好以司字作入聲讀如云四十著
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為州司馬三
見歲重陽是也又以相字作入聲如云為問

長安月誰教不相離是也相字之下自注云
思必切以十字作平聲讀如云在郡六百日
入山十二回綠浪東西南北路紅欄三百九
十橋是也以琵琶字作入聲讀如云四絃不似
琵琶聲亂寫真珠細撼鈴忽聞水上琵琶聲
是也武元衡亦有句云唯有白頭張司馬不
言名利尚相從

樂天新居詩

白樂天自杭州刺史分司東都有題新居呈

王尹兼簡府中三掾詩云弊宅須重葺貧家
乏羨財橋憑川守造樹倩府寮栽朱板新猶
濕紅英暖漸開仍期更携酒倚檻看花來乃
知唐世風俗尚為可喜今人居閑而郡守為
之造橋府寮為之栽樹必遭譏議又肯形之
篇詠哉

黃紙除書

樂天好用黃紙除書字如紅旗破賊非吾事
黃紙除書無我名正聽山鳥向陽眠黃紙除

書落枕前黃紙除書到青宮詔命催

白用杜句

杜子美詩云夜足沾沙雨春多逆水風白樂
天詩巫山暮足沾花雨隴水春多逆浪風全
用之

唐人重服章

唐人重服章故杜子美有銀章付老翁朱紱
負平生扶病垂朱紱之句白樂天詩言銀緋
處最多亡言如大抵著緋宜老大一片緋衫

何足道闇淡緋衫稱我身酒典緋花舊賜袍
假著緋袍君莫笑腰間紅綬繫未穩朱紱仙
郎白雪歌胥佩銀龜朱兩輪便留朱紱還鈴
閣映我緋衫渾不見白頭俱未著緋衫緋袍
著了好歸田銀魚金帶統胥光銀章暫假為
專城新授銅符未著緋徒使花袍紅似火似
挂緋衫衣架上五言如未換銀青綬唯添雪
白鬚笑我青袍故饒君苗綬新老逼教垂白
官科遣者緋那知垂白日始是著緋年晚遇

何足言白髮映朱紱至於形容衣魚之句如
魚綴白金隨步躍鵠銜紅綬繞身飛

詩讖不然

今人富貴中作不如意語少壯時作衰病語
詩家往、以為讖白公十八歲病中作絕句
云久為勞生事不學拈生道少年已多病此
身豈堪老然白公壽七十五

青龍寺詩

樂天和錢員外青龍寺上方望舊山詩云舊

峯松雪舊溪雲悵望今朝遙屬君共道使臣
非俗吏南山莫動北山文頃於軋道四年講
筵開日蒙

上書此章於扇以賜改使臣為侍臣云

容齋隨筆卷第一

容齋隨筆卷第二 二十四則

唐重牡丹

歐陽公牡丹釋名云牡丹初不載文字唐人
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當時有一花之
異者彼必形於篇什而寂無傳焉唯劉夢得
有詠魚朝恩宅牡丹詩但云一叢千朵而已
亦不云其美且異也予按白公集有白牡丹
一篇十四韻又秦中吟十篇內買花一章凡
百言云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一叢深

花十戶中人賦而諷諭樂府有牡丹芳一篇
三百四十七字絕道花之妖艷至有遂使王
公與卿士游花冠蓋日相望花開花落二十
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之語又寄微之百韻詩
云唐昌玉蕊會崇敬牡丹期注崇敬寺牡丹
花多與微之有期又惜牡丹詩云明朝風起
應吹盡夜惜衰紅把火看醉歸墊屋詩云數
日非關王事繫牡丹花盡始歸來元微之有
入永壽寺看牡丹詩八韻和樂天秋題牡丹

叢三韻酬胡三詠牡丹一絕又有五言二絕
句許渾亦有詩云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
錢買一窠徐凝云三條九陌花特節萬馬千
車看牡丹又云何人不愛牡丹花占斷城中
好物華然則元白未嘗無詩唐人未嘗不重
此花也

長歌之哀

嬉笑之怒甚於裂皆長歌之哀過於慟哭此
語誠然元微之在江陵病中聞白樂天左降

江州作絕句云殘燈無焰影幢、此夕聞君
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吹雨入寒窻
樂天以為此句他人尚不可聞况僕心哉微
之集作垂死病中仍悵望此三字既不佳又
不題為病中作失其意矣東坡守彭城子由
來訪之留百餘日而去作二小詩曰逍遙堂
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悞喜對床尋舊
約不知漂泊在彭城秋來東閣涼如水客去
山公醉似泥困臥北窻呼不醒風吹松竹雨

淒、東坡以為讀之殆不可為懷乃和其詩
以自解至今觀之尚能使人悽然也

常蘇州

常蘇州集中有逢楊開府詩云少事武皇帝
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
檇蒲局暮竊東隣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
墀驪山風雪夜長揚羽獵特一字都不識飲
酒肆頑癡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
已晚把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跡南宮謬見推

非才果不容出守撫惇嫠忽逢揚開府論舊
涕俱垂味此詩蓋應物自叙其少年事也其
不羈乃如此李肇國史補云應物為性高潔
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為詩馳驟
建安已還各得風韻蓋記其折節後來也唐
史失其事不為立傳高適亦少落魄年五十
始為詩即工皆天分超卓不可以常理論云
應物為三衛正天寶間所為如是而吏不敢
捕又以見時政矣

古行宮詩

白樂天長恨歌上陽人歌元微之連昌宮詞
道開元間宮禁事最為深切矣然微之有行
宮一絕句云寥落古行宮、花寂寞紅白頭
宮女在閑坐說玄宗語少意足有無窮之味

隔是

樂天詩云江州去日聽箏夜白髮新生不願
聞如今格是頭成雪彈到天明亦任君元微
之詩云隔是身如夢頻來不為名怜君近南

住特得到山行格與隔二字義同格是猶言
已是也

張良無後

張良陳平皆漢祖謀臣良之為人非平可比
平嘗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矣
以吾多陰禍也平傳國至曾孫而以罪絕如
其言然良之爵但能至子去其死財十年而
絕後世不復紹封其禍更促於平何哉予蓋
嘗考之沛公攻峽關秦將欲連和良曰不如

因其懈怠擊之公引兵大破秦軍項羽與漢
王約中分天下既解而東歸矣良有養虎自
遺患之語勸王回軍追羽而滅之此其事固
不止於殺降也其無後宜哉

周亞夫

周亞夫距吳楚堅壁不出軍中夜驚內相攻
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
吳奔薛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果奔西
北不得入漢史書之以為亞夫能持重按亞

夫軍細柳時天子先驅至不得入文帝稱其不可得而犯今乃有軍中夜驚相攻之事安在其能持重乎

漢輕族人

爰盎陷鼂錯但云方今計獨有斬錯耳而景帝使丞相以下劾奏遂至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弃市主父偃陷齊王於死武帝欲勿誅公孫丞相爭之遂族偃郭解客殺人吏奏解無罪公孫大夫議遂族解且偃解兩人本

不死因議者之言殺之足矣何遽至族乎漢之輕於用刑如此

漏泄禁中語

京房與漢元帝論幽厲事至於十問十答西漢所載君臣之語未有如是之詳盡委曲者蓋漢法漏泄省中語為大罪如夏侯勝出道上語宣帝責之故退不敢言人亦莫能知者房初見帝時出為御史大夫鄭君言之又為張博道其語博密記之後竟以此下獄弃市

今史所載豈非獄辭乎王章與成帝論王鳳之罪亦以王音側聽聞之耳

田叔

貫高謀殺漢祖事發覺漢詔趙王有敢隨王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自髡鉗隨王趙王既出上以叔等為郡守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虜入雲中孟舒不能堅守士卒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

叔叩頭曰夫貫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是乃所以為長者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為雲中守按田叔孟舒同隨張王今叔指言舒事幾於自薦矣叔不自以為嫌但欲直孟舒之事文帝不以為過一言開悞為之復用舒君臣之誠意相與如此

孟舒魏尚

雲中守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田叔對文帝曰匈奴來為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毆之哉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為雲中守又馮唐對文帝曰魏尚為雲中守虜嘗一人尚率車騎擊之士卒終日力戰上功莫府坐首虜差六級下吏削爵臣以為陛下罰太重上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案孟舒魏尚皆以文帝特為雲中守皆坐匈奴入寇獲

罪皆得士死力皆用他人言復故官事切相類疑其只一事云

秦用他國人

七國虎爭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國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國人如齊之田忌田嬰田文韓之公仲公井趙之奉陽平原君魏王至以太子為相獨秦不然其始與之謀國以開霸業者魏人公孫鞅也其他若樓緩趙人張儀魏冉范雎皆魏人蔡澤燕人呂不韋韓

人李斯楚人皆委國而聽之不疑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諸人之力也燕昭王任郭隗劇辛樂毅幾滅強齊辛毅皆趙人也楚悼王任吳起為相諸侯患楚之強蓋衛人也

曹參趙括

漢高祖疾甚呂后問曰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蕭何事惠帝病上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曰帝得之矣曹參相齊聞何薨告舍

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趙括自少時學兵法其父奢不能難然不謂善謂其母曰趙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後廉頗與秦相持相應侯行千金為反間於趙曰秦之所畏獨趙括耳趙王以括代頗將藺相如諫王不聽括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又不聽秦王聞括已為趙將乃陰使白起代王齧遂勝趙曹參之宜為相高祖以為可惠帝以為可蕭何以為可參自以為可故漢用之

而與趙括之不宜為將其父以為不可母以為不可大臣以為不可秦王知之相應侯知之將白起知之獨趙王以為可故用之而敗嗚呼將相安危所係可不監哉且秦以白起易王齧而趙乃以括代廉頗不待於戰而勝負之形見矣

信近於義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程明道曰因恭信而不

失其所以親近於禮義故亦可宗伊川曰因不失於相近亦可尚也又曰因其近禮義而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况於盡禮義者乎范純父曰君子所因者本而立愛必自親始親必及人故曰因不失其親呂與叔分為三事謝顯道曰君師友三者雖非天屬亦可以親捨此三者之外吾恐不免於諂賤惟親不失其所親然後為可宗也楊中立曰信不失義恭不悖禮又因不失其親焉是亦可宗也尹

彥明曰因其近雖未足以盡禮義之本亦不失其所宗尚也予切以為義與禮之極多至於不親能至於不失其親斯為可宗也然未敢以為是

劉毅近仁

劉毅者必不能令色木訥者必不為巧言此近仁鮮仁之辨也

忠恕違道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曰忠恕

違道不遠學者疑為不同伊川云中庸恐人不諭乃指而示之近又云忠恕固可以貫道子思恐人難曉故降一等言之又云中庸以曾子之言雖是如此又恐人尚疑忠恕未可便為道故曰違道不遠游定夫云道一而已豈參彼此所能豫哉此忠恕所以違道為其未能一以貫之也雖然欲求入道者莫近於此、所以違道不遠也楊中立云忠恕固未足以盡道然而違道不遠矣侯師聖云子思

之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不施於人此已是
違道若聖人則不待施諸已而不願然後勿
施諸人也諸公之說大氏不同予切以為道
不可名言既麗於忠恕之名則為有迹故曰
違道然非忠恕二字亦無可以明道者故曰
不遠非謂其未足以盡道也違者違去之謂
非違畔之謂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
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蘇子由解
云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而既

已麗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道然而
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故曰上善其說與此
略同

求為可知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
也為之說者皆以為當求為可知之行唯謝
顯道云此論猶有求位求可知之道在至論
則不然難用而莫我知斯我貴矣夫復何求
予以為君子不以無位為患而以無所立為

患不以莫已知為患而以求為可知為患第
四句蓋承上文言之夫求之有道若汲然
求為可知則亦無所不至矣

里仁

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孟子論函矢巫
匠之術而引此以質之說者多以里為居
以親仁為美予嘗記一說云函矢巫匠皆里
中之仁也然於仁之中有不仁存焉則仁亦
在夫擇之而已矣嘗與鄭景望言之景望不

以為然予以為此特謂閭巷之間所推以為
仁者固在所擇正合孟子之意不然仁之為
道大矣尚安所擇而處哉

漢采衆議

漢元帝時珠崖反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
發軍待詔賈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以問
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
于定國以為捐之議是上從之遂罷珠崖郡
匈奴呼韓邪單于既事漢上書願保塞上谷

以西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
令下有司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
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對十策有詔勿議
罷邊塞事成帝時匈奴使者欲降下公卿議
議者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以
為不如勿受天子從之使者果詐也哀帝時
單于求朝帝欲止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
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黃門郎楊雄上
書諫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

而許之安帝時大將軍鄧騭欲突涼州并力
北邊會公卿集議皆以為然郎中虞詡陳三
不可乃更集四府皆從詡議北匈奴復強西
域諸國既絕於漢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關
絕西域鄧太后召軍司馬班勇問之勇以為
不可於是從勇議順帝時交趾蠻叛帝召公
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
發兵赴之議郎李固駁之乞選刺史太守以
往四府悉從固議嶺外復平靈帝時涼州兵

亂不解司徒崔烈以為宜棄詔會公卿百官
議之議郎傅燮以為不可帝從之此八事者
所係利害甚大一時公卿百官既問定議矣
賈捐之以下八人皆以郎大夫之微獨陳異
說漢元成哀順靈皆非明主悉能違衆而
聽之大臣無賢愚亦不復執前說蓋猶有公
道存焉每事皆能如是天下其有不治乎

漢母后

漢母后預政不必臨朝及少主雖長君亦然

文帝繫周勃薄太后曰絳侯綰黃帝璽將兵
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
帝謝曰吏方驗而出之遂赦勃吳楚反誅景
帝欲續之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為宗室
順善今乃首亂天下奈何續其後不許吳許
立楚後郅都害臨江王竇太后怒會匈奴中
都以漢法帝曰都忠臣欲釋之后曰臨江王
獨非忠臣乎於是斬都武帝用王臧趙綰太
皇竇太后不悅儒術綰請毋奏事東宮后大

怒求得二人姦利事以責上、下綰減吏殺
之實嬰田蚡廷辯王太后大怒不食曰我在
也而人皆藉吾弟且帝寧能為石人邪帝不
直蚡特為太后故殺嬰韓嫣江都王為太后
泣請得入宿衛比嫣后繇此街嫣、以姦聞
后使使賜嫣死上為謝終不能得成帝幸張
放太后以為言帝常涕泗而遣之

田千秋卸憚

漢武帝殺戾太子田千秋訟太子冤曰子弄

父兵當何罪帝大感悟曰父子之間人所難
言也公獨明其不然公當遂為吾輔佐遂拜
為丞相光武廢郭后卸憚言曰夫婦之好父
不能得之於子况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
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
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憚善怒已量主遂以
郭氏為中山王太后卒以壽終此二人者可
謂善處人骨肉之間諫不費詞婉而能入者
矣

戾太子

戾太子死武帝追悔為之族江充家黃門蘇文助充譖太子至於焚殺之李壽加兵刃於太子亦以它事族田千秋以一言至於丞相又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然其孤孫囚係於郡邸獨不能釋之至於掖庭令養視而不問也豈非漢法至嚴既坐太子以反逆之罪雖心知其冤而有所不赦者乎

灌夫任安

竇嬰為丞相田蚡為太尉同日免蚡後為丞相而嬰不用無執諸公稍自引而急驚唯灌夫獨否衛青為大將軍霍去病財為校尉已而皆為大司馬青日衰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唯任安不肯去灌夫任安可謂賢而知義矣然皆以它事卒不免於族誅事不可料如此

單于漢朝

漢宣帝黃龍元年正月匈奴單于來朝二月

歸國十二月帝崩元帝竟寧元年正月又來朝五月帝崩故哀帝特單于頽朝特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竟寧特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既不許矣俄以揚雄之言復許之然元壽二年正月單于朝六月帝崩事之偶然符合有此者

容齋隨筆卷第二

容齋隨筆卷第三

進士試題

唐穆宗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徽知舉放進士鄭郎等三十三人後以段文昌言其不公詔中書舍人王起知制詔白居易重試駁放盧公亮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白公集有奏狀論此事大略云伏料自欲重試進士以來論奏者甚衆蓋以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則思慮必周用書冊則文

字不錯昨重試之日書策不容一字木燭只許兩條迫促驚忙幸皆成就若比禮部所試事校不同及駁放公亮等勅文以為孤竹管賦出於周禮正經閱其程試之文多是不知本末乃知唐試進士許挾書及見燭如此國朝淳化三年太宗試進士出庖言日出賦題孫何等不知所出相率扣殿檻乞上指示之上為陳大義景德二年御試天道猶張弓賦後禮部貢院言近進士惟鈔略古今

文賦懷挾入試昨者御試以正經命題多情所出則知題目不示以出處也大中祥符元年試禮部進士內出清明象天賦等題仍錄題解摹印以示之至景祐元年始詔御藥院御試日進士題目具經史所出摹印給之更不許上請

儒人論佛書

韓文公送文暢序言儒人不當舉浮屠之說以告僧其語云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

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元徽之作永福寺石壁記云佛書之妙奧僧當為予言予不當為僧言二公之語謂至當

和歸去來

今人好和歸去來辭予最敬晁以道所言其答李持國書云足下愛淵明所賦歸去來辭遂同東坡先生和之僕所未諭也建中靖國間東坡和歸去來初至京師其門下賓客從

而和者數人皆自謂得意也陶淵明紛然一日滿人目前矣參寥忽以所和篇示予率同賦予謝之曰童子無居位先生無並行與吾師共推東坡一人於淵明間可也參寥即索其文袖之出吳音曰罪過公悔不先與公話今輒以厚於參寥者為子言昔大宋相公謂陶公歸去來是南北文章之絕唱五經之鼓吹近時繪畫歸去來者皆作大聖變和其辭者如即事遣興小詩皆不得正中者也

四海一也

海一而已地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三海其實一也北至於青滄則云北海南至於交廣則云南海東漸吳越則云東海無由有所謂西海者詩書禮經所載四海蓋引類而言之漢西域傳所云蒲昌海疑亦淳居一澤尔班超遣甘英往條支臨大海蓋即南海之西云

李太白

世俗多言李太白在當塗采石因醉泛舟於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臺予按李陽冰作太白草堂集序云陽冰試絃歌於當塗公疾亟草稿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為序又李華作太白山誌亦云賦臨終歌而卒乃知俗傳良不足信蓋與謂杜子美因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也

太白雪謔

李太白以布衣入翰林既而不得官唐史言

高力士以脫靴為恥摘其詩以激揚貴妃為
妃所沮止今集中有雪謔詩一章大率戴婦
人淫亂敗國其略云彼婦人之猖狂不如鵠
之彊、彼婦人之淫昏不如鶉之奔、坦蕩
君子無悅黃言又云妲己滅紂褒女惑周漢
祖呂氏食其在傍秦太皇后毒亦淫荒蟬螻
作昏遂掩太陽萬乘尚尔匹夫何傷詞殫意
窮心切理直如或妄談昊天罔殛予味此詩
豈非貴妃與祿山淫亂而白曾發其姦乎不

然則飛燕在昭陽之句何足深怨也

冉有問衛君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吾將問之入
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
曰求仁而得人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說
者皆評較崩潰輒之是非多至數百言惟王
逢原以十字蔽之曰賢兄弟讓知惡父子爭
矣最為簡妙蓋夷齊以兄弟讓國而夫子賢
之則不與衛君以父子爭國可知矣晁以道

亦有是語而結意不同尹彥明之說與逢原同唯揚中立云世之說者以謂善兄弟之讓則惡父子之爭可知失其旨矣其意為不可曉

商頌

宋自微子至戴公禮樂廢壞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後又亡其七至孔子時所存才五篇尔宋商王之後也於先代之詩如是則其它可知夫子所謂商禮吾能言之

宋不足證也盖有歎於此祀以夏后之裔至於用夷禮尚何有於文獻哉郊國小於祀宋少昊氏遠於夏商而鳳鳥名官郊子枚數不忘曰吾祖也我知之其亦賢矣

俗語有所本

俗謂謂錢一貫有畸曰千一千二米一碩有畸曰碩一碩二長一丈有畸曰丈一丈二之類按考工記受長尋有四尺注云八尺曰尋受長丈二史記張儀傳尺一之檄漢淮南王

安書云丈一之組匈奴傳尺一牘後漢尺一
詔書唐城南去天尺五之類然則亦有所本
云

鄱陽學

鄱陽學在城外東湖之北相傳以為范文正
公作郡守時所創攷 國史范公以景祐三
年乙亥歲四月知饒州四年十二月詔自今
須藩鎮乃得立學他州勿聽是月范公移潤
州余襄公集有饒州新建州學記實起於慶

曆五年乙酉歲其郡守曰都官員外郎張君
其略云先是郡先聖祠宮棟宇隳剝前守亦
嘗相土而未遑締治於是即其基於東湖之
北偏而經營之浮梁人金君卿郎中作郡學
莊田記云慶曆四年春詔郡國立學時守都
官副郎張侯譚始營之明年學成與余公記
合范公在饒時延君卿置館舍使公有意建
學記中豈無一言及之蓋是時公既為執政
去郡十年矣所謂前守相土者不知為何人

國忌休務

刑統載唐大和七年勅准令國忌日唯禁飲酒舉樂至於科罰人吏都無明文但緣其日不合釐務官曹即不得決斷刑獄其小小答責在禮律固無所妨起今以後縱有此類臺府更不要舉奏舊唐書載此事因御史臺奏均王傳王堪男國忌日於私第科決作人故降此詔蓋唐世國忌休務正與私忌義等故雖刑獄亦不決斷謂之不合釐務者此也今

在京百司唯双忌作假以其拜跪多又晝漏已數刻若单忌獨三省歸休耳百司坐曹決獄與常日亡異視古誼為不用元微之詩云縛遣推囚名御史狼藉囚徒滿田地明日不推緣國忌又可證也

漢昭順二帝

漢昭帝年十四能察霍光之忠知燕王上書之詐誅桑羊上官桀後世稱其明然和帝時竇憲兄弟專權太后臨朝共圖殺害帝陰知

其謀而與內外臣僚莫由親接獨知中常侍
鄭衆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時亦年十四
其剛決不下昭帝但范史發明不出故後世
無稱焉順帝時梁商為大將軍輔政商以小
黃門曹節用事於中遣子翼與交友而宦官
忌其寵反欲害之中常侍張逵遽政楊定等
與左右連謀共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賁云
欲議廢立請收商等按罪帝曰大將軍父子
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妒之

耳逵等知言不用遂出矯詔收縛騰賁帝震
怒收逵等殺之此事尤與昭帝相類霍光忠
於國而為子禹覆其宗梁商忠於國而為子
翼覆其宗又相似但順帝復以政付翼其明
非昭帝比故不為人所稱

三女后之賢

王莽女為漢平帝后自劉氏之廢常稱疾不
朝會莽敬憚傷哀欲嫁之后不肯及莽敗后
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楊堅女

為周宣帝后知其父有異面意頗不平形於
言色及禪位憤惋逾甚堅內甚愧之欲奪其
志后誓不許乃止李昇女為吳太子璉妃昇
既篡吳封為永興公主妃聞人呼公主則流
涕而辭三女之事略同可畏而仰彼為其父
者安所置愧乎

賢父兄弟

宋謝晦為右衛將軍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
迎家賓客輻湊兄瞻驚駭曰汝名位未多而

人歸趣乃尔此豈門戶之福邪乃以籬隔門
庭曰吾不忍見此又言於宋公裕持乞降黜
以保衰門及晦立佐命功瞻意憂懼遇病不
療而卒晦果覆其宗顏竣於孝武有功貴重
其父延之常語之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
不幸見汝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
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
傲如此其能久乎竣竟為孝武所誅延之瞻
可謂賢父兄矣隋高潁拜為僕射其母戒之

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尔頗由是常恐禍變及罷免為民歡然無恨色後亦不免為煬帝所誅唐潘孟陽為侍郎年未四十母曰以尔之材而位丞郎使吾憂之嚴武卒母哭曰而今而後吾知免為官婢三者可謂賢母矣褚淵助蕭道成篡宋為齊淵從弟焯謂淵子賁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及淵為司徒焯歎曰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淵卒世子賁恥其父失節服除

遂不仕以爵與其弟屏居終身齊王晏助明帝奪國從弟思遠曰兄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及拜驃騎將軍集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微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曰如阿戎所見今猶未晚也晏歎曰世乃有勸人死者晏果為明帝所誅焯賁思遠可謂賢子弟矣

蔡君謨帖

蔡君謨一帖云襄昔之為諫臣與今之為詞

臣一也為諫臣有言責世人自見踈今無是
焉世人見親襄之於人未始異之而人之觀
故有以異也觀此帖乃知昔時居臺諫者為
人所踈如此今則反是方為此官時其門揮
汗成雨一徙它局可張爵羅風俗媮薄甚矣
又有送荔枝與昭文相公一帖云襄再拜宿
來伏惟台候起居萬福閩中荔枝唯陳家紫
號為第一輒獻左右以伸野芹之誠幸賜收
納謹奉手狀上聞不宣襄上昭文相公閣下

是時侍從與宰相往還其禮蓋如是今之不
情苛禮吁可厭哉

親王與從官往還

神宗有御筆一紙乃為潁王時封還李受門
狀者狀云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兼侍講
李受起居皇子大王而其外封題曰台銜回
納下云皇子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大尉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潁王名謹封名乃親
書其後受之子覆以黃繳進故藏於顯謨閣

先公得之於燕始知

國朝政事親王與從官往還公禮如此

三傳記事

秦穆公襲鄭晉納邾捷菑三傳所書略相似
左氏書秦事曰杞子自鄭告秦曰潛師以來
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
遠非所聞也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
孟明出師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
不見其入也公曰尔何知中壽尔墓木之拱

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
於殽殽有二陵焉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
師遂東公羊曰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
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
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尔曷知師去
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尔即死
必於殽欽巖吾將尸尔焉子揖師而行百里
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尔曷
為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

穀梁曰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
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冢
木已拱矣何知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
子而戒之曰女死必有殽之巖欽之下我將
尸女於是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
哭之秦伯怒曰何為哭吾師也二子曰非敢
哭師也哭吾子也我老矣彼不死則我死矣
其書邾事左氏曰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
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

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之邾人辭
曰齊出獲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
還公羊曰晉卻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
菑于邾姜力沛然若有餘而納之邾姜人辭
曰接菑晉出也獲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接
菑也四獲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
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賚矣雖然獲且也長卻
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尔克也引師
而去之穀梁曰長轂五百乘繇地千里過宋

鄭滕薛負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
然後知何知之晚也捷菑晉出也獲且齊出
也獲且正也捷菑不正也予謂秦之事穀梁
紆餘有味却之事左氏語簡而切欲為文記
事者當以是觀之

張嘉正

唐張嘉正為并州長史天兵軍使明皇欲相
之而忘其名詔中書侍郎常抗曰朕嘗記其
風操今為北方大將張姓而複名卿為我思

之抗曰非張齊丘乎今為朔方節度使帝即
使作詔以為相夜閱大臣表疏得嘉正所獻
遂相之議者謂明皇欲大用人而鹵莽若是
非得嘉正表疏則誤相齊丘矣予攷其事大
為不然按開元八年嘉正為相而齊丘以天
寶八載始為朔方節度相去三十年安得如
上所云者又是時明皇臨御未久方厲精為
治不應置相而不審其名位蓋鄭處誨所著
明皇雜錄妄載其事史家妄采之也資治通

鑑矣不取云

張九齡作牛公碑

張九齡為相明皇欲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為尚書執不可曰仙客河湟一使典耳擢自胥史目不知書陛下必用仙客臣實恥之帝不悅因是遂罷相觀九齡集中有贈涇州刺史牛公碑蓋仙客之父譽之甚至云福善莫大於有後仙客為國之良用商君耕戰之國修充國羗胡之具出言可復所計而然邊捍長

城主恩前席正稱其在涼州時與所諫止尚書事亦才一年然則與仙客非有夙嫌特為公家忠計耳

唐人告命

唐人重告命故顏魯公自書告身今猶有存者常述集賢注記：一事尤著漫載于此開元二十三年七月制加皇子榮王已下官爵令宰相及朝官工書者就集賢院寫告身以進於是宰相張九齡裴耀卿李林甫朝士蕭

大師高李尚書高崔少保琳陳黃門希烈嚴中書擬之張兵部均常太常陟褚諫議庭梅等十三人各寫一通裝縹進內上大悅賜三相絹各三百匹餘官各二百匹以唐書考之是時十三王並授開府儀同三司詔詣東宮尚書省上曰百官集送有司供張設樂悉拜王府官屬而不書此事

典章輕廢

典章故事有一時廢革遂不可復者牧守銅

魚之制新除刺史給左魚到州取州庫右魚合契周顯德六年詔以特降制書何暇符契遂廢之唐兩省官上事宰臣送上四相共坐一榻各据一隅謂之押角晉天福五年勅廢之

容齋隨筆卷第四

張浮休書

張芸叟與石司理書云頃游京師求謁先達之門每聽歐陽文忠公司馬溫公王荊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為多唯歐陽公多談吏事既久之不免有請大凡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為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諭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恃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也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

物吾昔貶官夷陵方壯年未厭學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為有以枉為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夷陵荒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曰自尔遇事不敢忽也是時蘇明允父子亦在焉嘗聞此語又有荅孫子發書多論資治通鑑其略云温公嘗曰吾作此書唯王勝之嘗閱之終篇自餘君子求

乞欲觀讀未終紙已欠伸思睡矣書十九年方成中間受了人多少語言陵藉云云此兩事士大夫罕言之浮休集百卷無此二篇今豫章所刊者附之集後

温公客位榜

司馬温公作相日親書榜揭于客位日訪及諸君若覩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者請以奏牘聞於朝廷光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進呈取旨行之若但以私書寵諭終

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即以通封
書簡分付吏人令傳入光得內自省訟佩服
改行至於整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千身
計並請一面進狀光得與朝省衆官公議施
行若在私第垂訪不請語及某再拜咨曰乾
道九年公之曾孫伋出鎮廣州道過贛獲觀
之

李頎詩

歐陽公好稱誦唐嚴維詩柳塘春水慢花塢

夕陽遲及揚衡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
句以為不可及予絕喜李頎詩云遠客坐長
夜雨聲孤寺秋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且
作客涉遠適當窮秋暮投孤村古寺中夜不
能寐起坐淒惻而聞簷外雨聲其為一特襟
抱不言可知而此兩句十字中盡其意熊海
水喻愁非過語也

詩中用茱萸字

劉夢得云詩中用茱萸字者凡三人杜甫云

醉把茱萸仔細看王維云插遍茱萸少一人
朱放云學他年少插茱萸三君所用杜公為
優予觀唐人七言用此者十餘家漫錄于后
王昌齡茱萸插鬢花宜壽戴叔倫插鬢茱萸
未未盡盧綸茱萸一朶映華簪權德輿酒泛
茱萸晚易曛白居易舞鬢擺落茱萸房茱
萸色淺未經霜楊衡強插茱萸隨衆人張諤
茱萸凡作幾年新耿滯髮希那敢插茱萸劉
商郵筒不解獻茱萸崔櫓茱萸冷吹溪口香

周賀茱萸城裏一尊前比之杜句真不侔矣

鬼宿度河

宋蒼梧王當七夕夜令楊玉夫伺織女度河
曰見當報我不見當殺汝錢希白洞微志載
蘇德哥為徐肇祀其先人曰當夜半可已蓋
俟鬼宿度河之後程公異作祭儀十卷云或
祭於昏或祭於旦皆非是當以鬼宿度河為
候而鬼宿度河常在中夜必使人仰占以俟
之葉少蘊云公異博學多聞援證皆有据不

肯碌、同衆所見必過人予按天上經星終古不動鬼宿隨天西行春昏見於南夏晨見於東秋夜半見於東冬昏見於東安有所謂度河及常在中夜之理織女昏晨與鬼宿正相反其理則同蒼梧王荒悖小鬼不足笑錢崔葉三公皆名儒碩學又不深攷如此杜詩云牛女湯愁思秋期猶度河牛女年、度何曾風浪生梁劉李儀詩云欲待黃昏至含嬌淺渡河唐人七夕詩皆有此說此自是牽俗

遣詞之過故杜老又有詩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朦朧蓋自洞曉其實非它人比也

府名軍額

雍州軍額曰永興府曰京兆而守臣以知永興軍府事兼京兆府路安撫使結銜鎮州軍額曰成德府曰真定而守臣以知成德軍府事兼真定府路安撫使結銜政和中始正以

府額為稱荊州軍額曰荊南府曰江陵而守
臣則曰知荆南通判曰通判荆南自餘掾幕
縣官則曰江陵府淳熙四年始盡以江陵為
稱孟州軍額曰河陽三城無府額而守臣曰
知河陽軍州事陝州無府額而守臣曰知陝
州軍府事法令行移亦曰陝府

馬融皇甫規

漢順帝時西羌叛遣征西將軍馬賢將十萬
人討之武都太守馬融上疏曰賢處留滯

必有潰叛之變臣願請賢所不用關東兵五
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三旬之中必克
破之不從賢果與羌戰敗父子皆沒羌遂寇
三輔燒園陵詔武都太守趙冲督河西四郡
兵追擊安定上計掾皇甫規上疏曰臣比年
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
出知其必敗願假臣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
其不意與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
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可以滌患帝不

能用趙冲擊羌不利羌寇充斥凉部震恐冲
戰死累年然後定案馬融皇甫規之言曉然
易見而所請兵皆不過五千然訖不肯從乃
知宣帝納用趙克國之冊為不易得所謂明
主可為忠言也

孟蜀避唐諱

蜀本石九經皆孟昶特所刻其書淵世民三
字皆缺畫蓋為唐高祖太宗諱也昶父知祥
嘗為莊宗明宗臣然於存勗嗣源字乃不諱

前蜀王氏已稱帝而其所立龍興寺碑言及
唐諸帝亦皆平闕乃知唐之澤遠矣

翰苑親近

白樂天渭村退居寄錢翰林詩叙翰苑之親
近云曉從朝興慶春陪宴栢梁分庭皆命婦
對院即儲皇貴主冠浮動親王轡開裝金鈿
相照耀朱紫間熒煌毬簇桃花騎歌巡竹葉
觴窪銀中貴帶昂黛內人粧賜襖東城下頰
酹曲水傍樽壘分聖酒妓樂借仙倡蓋唐世

宮禁與外廷不至相隔絕故杜子美詩戶外
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又云舍人退
食收封事宮女開函近御筵而學士獨稱內
相至於與命婦分庭見貴主冠服內人黛粧
假仙倡以佐酒它司無此也

寧馨阿堵

寧馨阿堵晉宋間人語助耳後人但見王衍
指錢云舉却阿堵物又山濤見衍曰何物老
媪生此寧馨兒遂以阿堵為錢寧馨兒為佳

牛米

燕慕容皝以牛假貧民使佃苑中稅其什之
八自有牛者稅其七參軍封裕諫以為魏晉
之世假官田牛者不過稅其什六自有牛者
中分之不取其七八也予觀今吾鄉之俗募
人耕田十取其五而用主牛者取其六謂之
牛米蓋晉法也

為人矜夸過實

文士為文有矜夸過實雖韓文公不能免知

石鼓歌極道宣王之事偉矣至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娥陋儒編詩不收拾二雅褊迫無委蛇是謂三百篇皆如星宿獨此詩如日月也二雅褊迫之語尤非所宜言今世所傳石鼓之詞尚在豈能出吉日車攻之右安知非經聖人所刪乎

送孟東野序

韓文公送孟東野序云物不得其平則鳴然其文云在唐虞時畧陶禹其善鳴者而假之

兕殊不然也前輩詩語言少味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又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其意亦如此宋廢帝之母王太后疾篤帝不往視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割我腹那得生寧馨兒觀此豈得為佳顧長康畫人物不點目精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猶言此處也劉真長譏商淵源曰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又謂亘温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鬪戰求勝王道與何充語曰正自尔馨王恬撥王胡之手曰

冷如鬼手馨彊來捉人臂至今吳中人語言尚多用寧馨字為問猶言若何也劉夢得詩為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蓋得其義以寧字作平聲讀

鳳毛

宋孝武嗟賞謝鳳之子超宗曰殊有鳳毛今人以子為鳳毛多謂出此按世說王邵風姿似其父導巨温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其事在前與此不同

以鳴夔假於韶以鳴伊尹鳴商周公鳴周又云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然則非所謂不得其平也

噴嚏

今人噴嚏不止者必喫唾祝云有人說我婦人尤甚予按終風詩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鄭氏箋云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乃知此風自古以來有之

野史不可信

野史雜說多有得之傳聞及好事者緣飾故類多失實雖前輩不能免而士大夫頗信之姑據真宗朝三事于左沈存中筆談云真宗次澶淵語寇萊公曰虜騎未退何人可守天雄軍公言叅知政事王欽若退即召王於行府諭以上意授勅俾行王未及有言公遽酌大白飲之命曰上馬盃且曰叅政勉之回日即為同列也王馳騎入魏越十一日虜

退召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或云王公數進疑詞於上前故萊公因事出之予按澶淵之役乃景德元年九月是時萊公為次相欽若為叅政閏九月欽若判天雄二年四月罷政三年萊公罷相欽若復知樞密院至天禧元年始拜相距景德初元凡十四年其二事者云向文簡拜右僕射真宗謂學士李昌武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敏中應甚喜昌武退朝往候之門闌悄然明日再對

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存中自注云向公拜僕射年月未曾考於國史因見中書記是天禧元年八月而是年二月王欽若亦加僕射予按真宗朝自敏中之前拜僕射者六人呂端李沆王旦皆自宰相轉陳堯叟以罷樞密使拜張齊賢以故相拜王欽若自樞密使轉及敏中轉右僕射與欽若加左僕射同日降制是時李昌武死四年矣昌武者宗諤也其三事者魏秦東軒筆錄云丁晉公從

真宗巡幸禮成詔賜輔臣玉帶特輔臣八人行在祗候庫止有七帶尚衣有帶謂之比玉價直數百萬上欲以足其數公心欲之而位在七人之下度必不及已乃諭有司某自有小私帶可服候還京別賜可也既各受賜而晉公一帶僅如指闊上顧近侍速易之遂得尚衣御帶予按景德元年真宗巡幸西京大中祥符元年巡幸泰山四年幸河中丁謂皆為行在三司使未登政府七年幸亳州謂

始以叅知政事從時輔臣六人王旦向敏中
為宰相王欽若陳堯叟為樞密使皆在謂上
謂之下尚有樞密副使馬知節即不與此說
合且既為玉帶而又名比玉尤可笑魏泰無
足論沈存中不應尔也

謗書

司馬遷作史於封禪書中述武帝神仙鬼竈
方士之事甚備故王允謂之謗書國朝景德
祥符間治安之極王文穆陳文忠陳文僖

丁晉公諸人造作天書符瑞以為固寵容悅
之計及真宗上仙王沂公懼貽後世譏議
故請藏天書於梓宮以滅迹而實錄之成乃
文穆監脩其載崇奉宮廟祥雲芝鶴唯恐不
詳遂為信史之累蓋與太史公謗書意異而
實同也

王文正公

祥符以後凡天書禮文宮觀典冊祭祀延幸
祥瑞頌聲之事王文正公旦實為叅政宰相

無一不預官自侍郎至太保公心知得罪於清議而固戀患失不能決去及其臨終乃欲削髮僧服以歛何所補哉魏野贈詩所謂西祀東封今已了好來相伴赤松遊可謂君子愛人以德其箴戒之意深矣歐陽公神道碑悉隱而不書蓋不可書也雖持身公清無一可議然特張禹孔光胡廣之流云

晉文公

晉公子重耳自狄遣它國凡七衛成公曹共

公鄭文公皆不禮焉齊威公妻以女宋襄公贈以馬楚成王享之秦穆公納之卒以得國衛曹鄭皆同姓齊宋秦楚皆異姓非所謂豈無他人不如同姓也晉文公卒未葬秦師伐鄭滅滑無預晉事晉先軫以為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背秦大患使襄公墨衰經而伐之雖幸勝於穀終啓焚舟之戰兩國交兵不復修睦者數百年先軫是年死於狄至孫穀而誅滅天也

南夷服諸葛

蜀劉禪特南中諸郡叛諸葛亮征之孟獲為夷漢所服七戰七擒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蜀志所載止於一時之事 國朝淳化中李順亂蜀招安使雷有終遣喜州士人辛怡顯使於南詔至姚州其節度使趙公美以書來迎云當境有瀘水昔諸葛武侯戒曰非獻征討不得輒渡此水若必欲過須致祭然後登舟今遣本部軍將賁金龍二條金錢三

十文并設酒脯請先祭享而渡乃知南夷心服雖千年如初嗚呼可謂賢矣事見怡顯所作雲南錄

二疏贊

作議論文字須考引事實無差忒乃可傳信後世東坡先生作二疏圖贊云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其立意超卓如此然以其時考之元康三年二疏去位後二年

蓋寬饒誅又三年韓延壽誅又三年楊惲誅
方二踈去時三人皆亡恙蓋先生文如傾河
不復効常人尋閱質究也

李宓伐南詔

唐天寶中南詔叛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
之喪士卒六萬人楊國忠掩其敗狀仍叙其
戰功特募兵擊南詔人莫肯應募國忠遣御
史分道捕人連加送詣軍所行者愁怨所在
哭聲振野至十三載劍南留後李宓將兵七

萬往擊南詔南詔誘之深入閉壁不戰宓糧
盡士卒瘴疫及飢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
之宓被擒全軍皆沒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
益發兵討之此通鑑所紀舊書云李宓率兵
兵擊蠻於西洱河糧盡軍旋馬足陷橋為閤
羅鳳所擒新唐書亦云宓敗死於西洱河予
案高適集中有李宓南征蠻詩一篇序云天
寶十一載有詔伐西南夷丞相楊公兼節制
之寄乃奏前雲南太守李宓涉海自交趾擊

之往復數萬里十二載四月至于長安君子
是以知廟堂使能而李公効節予忝斯人之
舊因賦是詩其略曰肅穆廟堂深沉節制雄
雄遂令感激士得建非常功鼓行天海外轉
戰蠻夷中長驅大浪破急擊群山空餉道忽
已遠縣軍垂欲窮野食掘田鼠捕餐兼隸僮
收兵列亭候拓地弥西東瀘水夜可涉交州
今始通歸來長安道名見甘泉宮其所稱述
如此雖詩人之言未必皆實然當時之人所

賦其事不應虛言則宓蓋歸至長安未敢敗
死其年又非十三載也味詩中掘鼠餐僮之
語則知糧盡危急師非勝歸明甚

浮梁陶器

彭器資尚書文集有許送屯田詩曰浮梁巧
燒磁顏色比瓊玖因官射利疾衆喜君獨不
父老爭歎息此事古未有注云浮梁父老言
自來作知縣不買磁器者一人君是也作饒
州不買者一人今程少卿宗是也惜乎不載

許君之名

容齋隨筆卷第四

容齋隨筆卷第五

漢唐八相

蕭曹丙魏房杜姚宋為漢唐名相不待誦說然前六君子皆終于位而姚宋相明皇皆不過三年姚以二子及親吏受賂其罷猶有說宋但以嚴禁惡錢及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明皇用優人戲言而罷之二公終身不復用宋公罷相時年方五十八後十七年乃薨繼之者如張嘉貞張說源乾曜王綬宇文融裴

光庭蕭嵩牛仙客其才可睹矣唯杜暹李元
紘為賢亦清介齷、自守者釋麒麟而不乘
馮皇、而更索可不惜哉蕭何且死所推賢
唯曹叅魏丙同心輔政房喬每議事必曰非
如晦莫能籌之姚崇避位薦宋公自代唯賢
知賢宜後人之莫及也

六卦有坎

易乾坤二卦之下繼之以屯蒙需訟師比六
者皆有坎聖人防患備險之意深矣

晉之亡與秦隋異

自堯舜及今天下裂而復合者四周之末為
七戰國秦合之漢之末分為三國晉合之晉
之亂分為十餘國爭戰三百年隋合之唐之
後又分為八九國 本朝合之然秦始皇一傳
而為胡亥晉武帝一傳而為惠帝隋文帝一
傳而為煬帝皆破亡其社稷獨 本朝九傳百
七十年乃不幸有靖康之禍蓋三代以下治
安所無也秦晉隋皆相似然秦隋一亡即掃

地晉之東雖曰牛繼馬後終為守司馬氏之祀亦百有餘年蓋秦隋毒流四海天寶誅之晉之八王擅兵孽后盜政皆本於惠帝昏蒙非得罪於民故其亡也與秦隋獨異

上官桀

漢上官桀為未央廡令武帝嘗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為忠由是

親近至於受遺詔輔少主義縱為右內史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行此道乎銜之遂坐以他事弃市二人者其始獲罪一也桀以一言之故超用而縱及誅可謂幸不幸矣

金日磾

金日磾沒入宮輸黃門養馬武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容貌甚嚴馬又肥

好上奇焉即日拜為馬監後受遺輔政日殫
與上官桀皆因馬而受知武帝之取人可謂
明而不遺矣

漢宣帝忘昌邑王

漢廢昌邑王賀而立宣帝賀居故國帝心內
忘之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戒以謹備盜賊
敞條奏賀居處著其廢亡之効上知賀不足
忌始封為列侯光武廢太子彊為東海王而
立顯宗顯宗即位待彊彌厚宣顯皆雜霸道

治尚剛嚴獨此事顯優於宣多矣

平津侯

公孫平津本傳稱其意忌內深殺主父偃徙
董仲舒皆其力然其可稱者兩事武帝置蒼
海朔方之郡平津數諫以為罷弊中國以奉
無用之地願罷之上使朱買臣等難之乃謝
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專
奉朔方上乃許之卜式上書願輸家財助邊
蓋迎合主意上以語平津對曰此非人情不

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勿許乃罷式
當武帝好大喜功而能如是槩之後世足以
為賢相矣惜不以式事載本傳中

韓信周瑜

世言韓信伐趙趙廣武君請以奇兵塞井陘
口絕其糧道成安君不聽信使間人窺知其
不用廣武君策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
遂勝趙使廣武計行信且成禽信蓋自言之
矣周瑜拒曹公於赤壁部將黃蓋獻火攻之

策會東南風急悉燒操船軍遂敗使天無大
風黃蓋不進計則瑜未必勝是二說者皆不
善觀人者也夫以韓信敵陳餘猶以猛虎當
羊豕爾信與漢王語請北舉燕趙正使井陘
不得進必有它奇策矣其與廣武君言曰向
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蓋謙以求言之
詞也方孫權問計於周瑜瑜已言操冒行四
患將軍禽之宜在今日劉備見瑜恨其兵少
瑜曰自此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正使無火

攻之說其必有以制勝矣不然何以為信瑜

漢武賞功明白

衛青為大將軍霍去病始為校尉以功封侯青失兩將軍亡翕侯功不多不益封其後各以五萬騎深入去病益封五千八百戶裨校封侯益邑者六人而青不得益封吏卒無封者武帝賞功必視法如何不以貴賤為高下其明白如此後世處此必曰青久為上將軍俱出塞致命正不厚賞亦當有以尉其心不然

他日無以使人蓋告之矣

周召房杜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觀此二相則刑措四十年頌聲作于下不言可知唐正觀三年二月房玄齡為左僕射杜如晦為右僕射魏證參預朝政此三相則三百年基業之盛槩可見矣

三代書同文

三代之時天下書同文故春秋左氏所載人

名字不以何國大氏皆同鄭公子歸生魯公
孫歸父蔡公孫歸生楚仲歸齊析歸父皆字
子家楚成嘉鄭公子嘉皆字子孔鄭公孫段
印段宋褚師段皆字子石鄭公子喜宋樂善
皆字子罕楚公子黑肱鄭公孫黑孔子弟
子狄黑皆字子皙魯公子翬鄭公孫揮皆字
子羽邾子克楚鬬克周王子克宋司馬之臣
克皆字曰儀晉籍偃荀偃鄭公子偃吳言偃
皆字曰游晉羊舌赤魯公西赤皆字曰華楚

公子側魯孟之側皆字曰反魯毋耕宋司馬
耕皆字曰牛顏無繇仲由皆字曰路

周世中國地

成周之世中國之地最狹以今地里考之吳
越楚蜀閩皆為蠻淮南為群舒秦為戎河北
真定中山之境乃鮮虞肥鼓國河東之境有
赤狄甲氏留吁鐸辰潞國洛陽為王成而有
揚拒泉臯蠻氏陸渾伊維之戎京東有萊牟
介莒皆夷也杞都雍丘今汴之屬邑亦用夷

禮邾近於魯亦曰夷其中國者獨晉衛齊魯
宋鄭陳許而已通不過數十州蓋於天下特
五分之一耳

李後主梁武帝

東坡書李後主去國之詞云最是蒼皇辭廟
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以為後主
失國當慟哭於朝門之外謝其民而後行乃
對宮娥聽樂形於詞句予觀梁武帝啓侯景
之禍塗炭江左以致覆亡乃曰自我得之自

我失之亦復何恨其不知罪已亦甚矣竇嬰
救灌夫其夫人諫止之嬰曰侯自我得之自
我捐之無所恨梁武用此言而非也

詩什

詩二雅及頌前三卷題曰某詩之什陸德明
釋云歌詩之作非止一人篇數既多故以十
篇編為一卷名之為什今人以詩為篇什或
稱譽他人所作為佳什非也

易舉正

唐蘇州司戶郭京有周易舉正三卷云曾得
王輔嗣韓康伯手寫注定傳授真本比校今
世流行本及國學鄉貢舉人等本或將經人
注用注作經小象中間以下句反居其上爻
辭注內移後義却處於前兼有脫遺兩字顛
倒謬誤者並依定本舉正其訛凡一百三節
今畧取其明白者二十處載於此坤初六履
霜堅冰至象曰履霜陰始凝也馴至其道至
堅冰也今本於象文霜字下誤增堅冰二字

屯六三象曰即鹿無虞何以從禽也今本脫
何字師六五曰有禽利執之無咎元本之字
行書向下引脚稍類言字轉寫相仍故誤作
言觀注義亦全不作言字釋也比九五象曰
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本誤倒其句賁亨不
利有攸往今本不字誤作小字剛柔交錯天
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注云剛柔交錯而成
文焉天之文也今本脫剛柔交錯一句坎卦
習坎上脫坎字垢九四包魚注二有其魚

故失之也今本誤作無魚蹇九三往蹇來正
今本作來反困初六象曰入于幽谷不明也
今本谷字下多幽字鼎彖聖人亨以享上帝
以養聖賢注云聖人用之上以享上帝而下
以養聖賢今本正文多而大亨三字故注文
亦誤增大亨二字震彖曰不喪匕鬯出可以
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今本脫不喪匕鬯
一句漸象曰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注云賢
德以止巽則居風俗以止巽乃善今本正交

脫風字豐九四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文
脫志字中孚彖豚魚吉信及也今本及字下
多豚魚二字小過彖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
今本脫可字而事字下誤增吉字六五象曰
密雲不雨已止也注陽已止下故也今本正
文作已上故注亦誤作陽已上故止也既濟
彖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今本脫一小字繫
辭二多譽四多懼注云懼近也今本誤以近
也字為正文而注中又脫懼字雜卦蒙稚而

著今本雅誤作雜字予頃於福州道藏中見此書而傳之及在後省見晁公武所進易解多引用之世罕有其書也

其惟聖人乎

乾卦其惟聖人乎魏王肅本作愚人後結句始作聖人見陸德明釋文

易說卦

易說卦荀爽九家集解乾為木果之下更有四曰為龍為車為衣為言坤後有八曰為牝

為迷為方為囊為裳為黃為帛為漿震後有三曰為王為鵠為鼓巽後有二曰為楊為觀坎後有八曰為宮為律為可為棟為叢棘為狐為蒺藜為桎梏離後有一曰為牝牛艮後有三曰為臯為虎為狐兌後有二曰為常為輔頰注云常西方神也陸德明以其與王弼本不同故載於釋文案震為龍與乾同故虞翻于寶本作駝

元二之災

後漢鄧騭傳拜為大將軍時遭元二之災人
士飢荒死者相望盜賊群起四夷侵畔章懷
注云元二即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即於
上字之下為小二字言此字當兩度言之後
人不曉遂讀為元二或同之陽九或附之百
六良由不悞致斯乖舛今岐州石鼓銘凡重
言者皆為二字明驗也漢碑有楊孟文石門
頌云中遭元二西夷虐殘孔耽碑云遭元二
輒軻人民相食趙明誠金石跋云若讀為元

元不成文理疑當時自有此語漢注未必然
也案王充論衡恢國篇云今上嗣位元二之
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四年甘露降
五縣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蓋章帝時事
考之本記所書建初三年以後諸瑞皆同則
知所以元二者謂建初元年二年也既稱嘉
德布流以致祥瑞其為非災眚之語益可決
疑安帝永初元年二年先零滇羌寇叛郡國
地震大水鄧騭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將軍則

知所謂元二者謂永初元年二年也凡漢碑
重文不皆用小二字豈有文史一部唯獨一
處如此予兄丞相作隸釋論之甚詳予脩
國史日撰
欽宗紀贊用靖康元二之禍實本于此

聖人汙

孟子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
至阿其所好趙岐注云三人之智足以識聖
人汙下也言三人雖小汙不平亦不至於其

所好阿私所愛而空譽之詳其文意足以識
聖人是一句汙下也自是一節蓋以下字訓
汙也其義明甚而老蘇先生乃作一句讀故
作三字知聖人汙論謂三子之智不及以及
聖人高深幽絕之境徒得其下焉耳此說竊
謂不然夫謂夫子賢於堯舜自生民以來未
有可謂大矣猶以為汙下何哉程伊川云有
若等自能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為阿
好而言其說正與趙氏合大抵漢人釋經子

或省去語助如鄭氏箋毛詩奄觀銍艾云奄
久觀多也蓋以久訓奄以多訓觀近者黃啓
宗有補禮部韻略於淹字下添奄字注云久
觀也亦是誤以箋中五字為一句

廿卉卅字

今人書二十字為廿三十字為卉四十為卅
皆說文本字也廿音入二十并也卉音先合
反三十之省便古文也卅音先立反數名今
直以為四十字案秦始皇凡刻石頌德之辭

皆四字一句泰山辭曰皇帝臨位二十有六
年琅邪臺頌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之罘
頌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東觀頌曰維二
十九年皇帝春游會稽頌曰德惠脩長三十
有七年此史記所載每稱年者輒五字一句
嘗得泰山詞石本乃書為廿有六年想其餘
皆如是而大史公誤易之或後人傳寫之訛
耳其實四字句也

字省文

今人作字省文以禮為礼以處為処以與為
与凡章奏及程文書冊之類不敢用然其實
皆說文本字也許叔重釋礼字云古文処字
云止也得几而止或從處与字云賜予也与
與同然則當以省文者為正

負劔辟呬

曲禮記童子事曰負劔辟呬詔之鄭氏注云
負謂置之於背劔謂挾之於旁辟呬詔之謂
傾頭與語口旁曰呬歐陽公作其父瀧岡阡

表云回顧乳者劔汝而立于旁正用此義今
廬陵石刻由存衢州所刊六一集已得其真
或者不曉遂易劔為抱可歎也

國初人至誠

真宗時并州謀帥上謂輔臣曰如張齊賢温
仲舒皆可任但以其嘗歷樞近或有固辭宜
召至中書詢問願往則授之及召二人至齊
賢辭以恐為之所讒仲舒曰非敢有辭但在
尚書班已十年若得改官端揆賜都部署添

給敢不承命輔臣以聞上曰是皆不欲往也
勿彊之王元之自翰林學士以本官刑部郎
中知黃州遣其子嘉祐獻書于中書門下以
為朝廷設官進退必以禮一失錯置咎在廊
廟其一任翰林學士三任制誥舍人以

國朝舊事言之或得給事中或得侍郎或為
諫議大夫某獨異於斯斥去不轉一級與錢
穀俗吏混然無別執政不言人將安仰予謂仲
舒嘗為二府至於自求遷轉及增請給元之一

代剛正名臣至於公移牋書引例乞轉唯其
至誠不矯偽故也後之人外為大言避寵辭
祿而陰有營求失其本真者多矣風俗使然
也

史館玉牒所

國朝熙寧以前祕書省無著作局故置史館
設修撰直館之職元豐官制行有祕書官則
其職歸於監少及著作郎佐矣而紹興中復
置史館修撰檢討是與本省為二也宗正寺

脩玉牒官亦然官制旣行其職歸於卿丞矣而紹興中復差侍從為脩牒又以它官兼檢討是與本寺為二也然則今有戶部可別置三司有吏刑部可別置審官審刑院矣又玉牒舊制每十年一進謂甲子歲進書則甲戌甲申歲復然今乃從建隆以來再行補修每及十年則一進以故不過三二年輒一行賞書局僭賞此最甚焉

稗沙門

寶積經說僧之無行者曰譬如麥田中生稗麥其形似麥不可分別爾時田夫作如是念謂此稗麥盡是好麥後見穰生尔乃知非如是沙門在於衆中似是持戒有德行者施主見時謂盡是沙門而彼癡人實非沙門是名稗沙門此謂甚佳而文士鮮曾用聊志於此

容齋隨筆卷第五

